

Name: 潘敬鏗

Country: 香港

維多利亞壹號與富士康

上回課間談到澀谷流行文化，後來講師問到澀谷的核心文化，燈光另一邊頓時黯然失色、啞口無言，說到口邊的話衝破不了最後防線，幾個無能翻譯成英文預想答案利落地滑過喉嚨，連同「解答不了」的表面結果一起吞到肚子去，留待無人之境再呼出，高飛遠方的天邊。這是個處於制度間的失敗，若「選擇」了於制度間取得成功，失敗後的話語都是藉口，帶有感情反對更是老羞成怒。適者生存，於制度間倒下的人就是失敗者，合理但不合情。若制度中的必要成分：開放與公平不存在，我們不應批評失敗，更不應裝逼帶上失敗的帽子。

何謂開放與公平？那就要問：到底我們有沒有選擇繞過制度的可能？又有沒有公平的制度？

《維多利亞壹號》以「瘋狂」的血醒反襯樓市與對應社會形態的瘋狂，彷彿繞過制度去砲轟制度，反建制的味道濃如《不赦島》教人不免掩鼻。然而看到中段，不難發現無差別殺人的真相是製造凶宅，壓低樓價，以制度外的手段換取制度內的得益，與復仇、賭博、欺騙，甚至借酒消愁、裝傻，其實如出一轍，是取巧，改變了人的基本形態，以較便利較適合自己的方法，達到目的，情況類似所謂的「轉型」。回到老問題，轉型有法的人，會被官上所謂「聰明仔」之名，讚許其偽反建制的成果，如八十年代的喜劇電影。那麼轉型失敗的又如何？明治時代，廢藩置縣，部分武士階級被逼成華族，廢刀散髮，收到大筆賠償金，迫著要跟其他人過一樣的生活，然而武士大多不善理財，奸賈面前，毫無還擊之力，破產者十有八九。有問：其實華族不懂，又何以從商？問題是他們沒有選擇。制度明擺著向資本主義發展，而他們由手執權力與地位變成廂廂鈔票，就如今天港人有錢在袋，也不會且不能購地開墾農田，或者原封不動，任由它被通脹擊潰，坐吃山崩。我們一定要面對轉型，學會投資，股市樓市、短線長線、生產與非生產，總之要隨剩餘價值與資本的惡性循環，一直走下去，縱然多數失敗。

制度，我們逃不出去；以為自己繞得過，其實陷於其中。

意外身亡，有保險、自殺，無保險都有逼商家就範之效，甚至是警世，或如我今，是茶餘飯後的話題。人死不能復生，我們沒能參透他們的意圖，與他們「模仿型」自殺

的因由，但我們會估計、會以此作為自己攀升的籌碼。因為我們都活於制度之間，切切實實貼貼服服，連思想方法都走不出框架，想出了無差別殺人與有象徵意義的自殺，以此區別有些人的殺人行為與自殺行徑是於制度內的，是功利，是假借挑戰制度之名，是任意妄為，結果是為了出名、報復、獲利甚至自我滿足。我們會以為好些反建制的人，是制度中的失敗者，為了報復，要挑戰我們和諧安穩的社會。這，是誤解。反建制行為本身代表了人類信奉單一價值，因建了一套固有概念，才有所謂制度內外之分，才会有謀殺與無差別殺人之分，人家只是做了一些主流不容的事，就變了反建制。或許制度面前，我們不單行為單一，連思想都單一，如富士康事件之後，我們都衝著商人而來，設想自殺是反制度的事，滿腦刻板且尋求安全感的思維，卻從來沒有怪責過自己。這就是我們想爭取到最大的利益，及要自己心安理得的思考結果。

往下這段經歷正正就說明我們思想單一且愚昧：上回團契談到精神健康，內容主要集中於如何面對精神狀態不穩的人，不外乎用心聆聽、避免觸怒對方與一視同仁等等，卻沒有針對偏差行為的原因無非是主流霸道的過失，我們只用心設個框架，隔著玻璃看異種，卻不會考慮異種之所以出現，是因為我們否認多元的存在，只接受集體的轉型，強逼所有人留於制度之間，連死也是為了制度中的利益。

首先我們沒有活於制度外的可能，嘗試也會被視為有目的，或是被放逐。接著，我們又沒有公平的制度，誠然這甬引伸，事實明顯不過。然而我們要關注的，是制度不公平與我們的關係。我們是生來平凡，還是甘於平凡？商業發展的核心是顧客的意願，雖然我們的思想都有被建構的危機，但當下產品週期之快、無用產物之多，卻是由我們一手造成的，且不論日本遍地可見的「無用基建」。單看電子與時裝產業都突破於傳統的產品週期，愈來愈更具彈性，不斷推出新產品及相關服務，刺激購買慾之餘，建構潮流，壓力一下子便放諸勞工階層身上，我們又於心何忍呢？同情死者、討伐商人之時，我們又有反思過合力建構了個怎樣的制度出來嗎？

為何人反建制，都不是走無政府路線，是男權的舊調重彈？可能我們所有人都把制度建築得太穩固，連容下一點風的空間都沒有。

英文不好，答不好問題，面對「選擇」似有還無的境況，唯有忍氣吞聲，因為制度以內，這種場面，只會換來「是你自己選擇的」的回應，失敗也無可奈何。就算取巧以中文回答，要人代為翻譯，還是事後再詳談解釋一番，難免只表現了人於制度內不願服輸的局限思維，何必？不如放下執著，視制度內成敗於浮雲，特首看民意不也一樣？

我們因為既不開放也不公平的制度，口裡成功來失敗去，自殺者、無差別殺人者只會有增無減。縱然制度之事，斷估經過多少次革命，都是同一局面，試圖挑戰的不是死了，就是轉向。我們可以做的無非是少討人，多反思，明白制度間的失敗實屬不幸。這句之後，願不用再在骨枯上造文章，這只是悲劇中感化人心的悲劇，我們應該依靠一己之力去嘗試了解各人的苦況，而不是從死屍上學習。我應該拒絕承認制度的存在，而非要人壓逼中變成所謂的反建制分子，這是分離分子的作風。又願他們的死不

會演變成政治角力、權力鬥爭的犧牲者，連死了也要討論他到底是受制度壓迫而死，還是死於反建制的心。

平成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金曜日。

午後十時九分。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7861102/%e7%b6%ad%e5%a4%9a%e5%88%a9%e4%ba%9e%e5%a3%b9%e8%99%9f%e8%88%87%e5%af%8c%e5%a3%ab%e5%ba%b7/>